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Sun Li, a middle-aged man with a serious expression,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left. He is wearing a dark jacket. The background of the portrait is a textured, light-colored surface with floral or cloud-like patterns.

SUN LI

孙犁散文

A small blue and white logo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cover, partially obscured.

浙江文艺出版社

[REDACTED]'S
SELECTED PROSES

孙犁散文

傅光明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夏 列
封面设计 梁 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犁散文/孙犁著;傅光明编.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1 (2004.2重印)

(世纪文存丛书)

ISBN 7-5339-1675-1

I. 孙... II. ①孙... ②傅...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N.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6531 号

孙 犁 散 文

傅光明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2 字数 314 千字 印张 12.625 印数 0001—8000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339—1675—1/I·1470 定价: 19.10 元

前 言

傅光明

严格说来,孙犁是以小说家著称的,他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以《芦花荡》、《荷花淀》为代表的传诵已久的短篇名作,都以富于浪漫主义的抒情基调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喜爱。他尤其擅长以浓郁隽永的诗意笔触,通过细腻白描女性人物形象表现时代精神,构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孙犁被誉为是“诗人型和音乐型的小说家”。但凡说到他的语言,评论家常常不吝惜把优美如诗、鲜明如画、悠扬如曲之类的形容词奉献出来,深沉、含蓄、抒情、秀雅、隽永、清丽、自然、蕴藉、淡远、俊逸、简洁、遒劲……诸如此类的词汇可以罗列一大堆。

人们惯用“行云流水,明丽天然”来比喻孙犁的小说,说它们具有浓郁的抒情韵味和隽永的诗画情境。他的小说,还被当成是“独具特色的时代风云录”。茅盾评价“他的散文富于抒情味,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

孙犁早期着力在小说,散文写得不多,也不如晚年写得那般淳朴老到。读他早期散文的感觉,似乎是他把写短篇小说的素材边角料随手编就成的副产品,远没有“正品”的短篇小说出色,也没有形成鲜明的艺术个性。当然,散文里他一贯的情致韵味是少不了的,如《采蒲台的苇》、《张秋阁》、《保定旧事》、《在阜平》等。

在古代的中国散文作家中,孙犁喜欢韩非、司马迁、柳宗元和

欧阳修。他欣赏柳宗元用以表达“奥秘的道理的手段，却是活生生的，人人习见的现实生活的精细描绘”。他尤其称羡欧阳修“最善于变化文章的句法，力求使它新颖和有力量”。

从孙犁所写《欧阳修的散文》一文，不难看出他对于散文的艺术境界是怎样的一种追求。他认为，“欧阳修的文章，常常是从平易近人处出发，从人情入理的具体事物出发，从极平凡的道理出发。及至写到中间，或写到最后，其文章所含蓄的道理，也是惊人不凡的。而留下的印象，比大声喧唱者，尤为深刻。”他说欧阳修“并不是天才的作家。他是认真观察，反复思考，融合于心，然后执笔，写成文章，又不厌其烦地推敲修改。他的文章实以力得来，非以才得来”。“文章的真正功力，在于写实；写实的独到之处，在于层次明晰，合理展开；在于情景交融，人地相当；在于处处自然，不伤造作。”

在外国作家里，他喜欢普希金、梅里美、果戈里和高尔基作品里的浪漫主义气息，“诗一样的调子和对于美的追求”。他们的作品，“合乎我的气质，合乎我的脾胃”。他像契诃夫一样，重视单纯、朴素、简练、真挚，痛恶庸俗和做作。

但古今中外作家对他精神影响最大的是鲁迅。他在青年时代喜欢鲁迅达到狂热的程度，“省吃简用，买一本鲁迅的书，视如珍宝，行止与俱”。他说：“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真和假、善和恶、美和丑的矛盾和斗争，鲁迅先生的散文，就永远是人民手中制敌必胜的锋利武器。这就叫不朽的著作。”我想，孙犁写人物用到纯熟的白描技法，无疑是师承鲁迅的，就是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

孙犁的为文之法，为人之道，其实可以用他的一句话来归结——“作家永远是现实生活的真善美的卫道士。”他认为，“主观方面，即作家的素质、修养和努力，是艺术家成功的主要规律”。所以，他特别强调读书对于作家的重要：“文化修养，是成为作家的基础。没有很好的文化环境，不认真读点书，是不能成为真正的作家的。”

孙犁生平除了爱书,没有别的爱好。晚年作品,也是读书随笔类散文居多,且写得颇有风骨,自成一格。而他只是淡淡地说:“我只是觉得,我老了,应该说些切实的话,通俗易懂的话。在选题时,要言之有物;在行文时,要直话直说,或者简短截说。”他晚年的散文多篇幅简短,却意蕴弥深。“及至老年,我相信,过去的事迹,由此而产生的回忆,自责或自负,欢乐与悲哀,是最真实的,最可靠的,最不自欺也不会欺人的。”我想,他在为文上甚至刻意要像欧阳修一样,“自然、朴实,加上艺术上的不断探索,精益求精,使得他的文章,如此见重于当时,推仰于后世”。

对作家来说,有什么样的性情,成就什么样的创作。孙犁说自己“余性孤僻,疏于友道”。平易、诚恳,与世无争的性情,使他推崇“道德文章的统一,为人为文的风格统一,才能成为一代文章的模范”。所谓作家之德,就是为人要坦率真诚,有高尚的道义,在逆境中洁身自好。这在已经常常文不如其人,人如其文的今天,尤显出了可贵。

在谈到散文创作时,孙犁认为,写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都可以多产,“惟独散文这一体,不能多产”。这是因为“第一,散文在内容上要实;第二,散文在文字上要简”。因此,他看不惯“近来我们的散文,多变成了‘散文诗’,或‘散文小说’。……文章题目,多如农村酒招,华丽而破旧,一语道破整篇内容。散文如无具体约束,无真情实感,就会枝蔓无边”。

孙犁极不赞成散文即是“松散的文章,随便的文体”的提法,认为随笔“和散文并非一回事”。而且,散文的生命,亦不在加强“诗意”。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的散文,其取胜之处,不在于诗,而在于理。它从具体事物写起,然后引申出一种见解,一种道理。这种见解和道理,因为是从实际出发的,就为人们所承认、信服,如此形成这篇散文的生命”。

他始终认为,“凡是伟大的作品,它本身就显耀着一种理想的

光辉。这种光辉，当然是创造它的艺术家，赋予它的。这种理想，当然来自艺术家的心灵。……理想、愿望之于艺术家，如阳光雨露之于草木。艺术家失去理想，本身即将枯死”。

孙犁仙逝，好比文坛倒下了一棵参天大树，但他却以文人的纯洁心灵和高贵精神，耸起了一座不朽的文学丰碑。

目 录

前言.....	傅光明	1
---------	-----	---

第一辑

采蒲台的苇.....	3
张秋阁.....	5
回忆沙可夫同志.....	9
石子.....	14
保定旧事.....	17
在阜平.....	23
服装的故事.....	27
童年漫忆.....	31
文字生涯.....	36
吃粥有感.....	41
书的梦.....	43
画的梦.....	49
乡里旧闻(节选).....	53
耕堂读书记(节选).....	68
生辰自述.....	80
亡人逸事.....	82
芸斋梦余.....	87
牲口的故事.....	90

书信	93
昆虫的故事	96
移家天津	98
小贩	101
老家	104
木棍儿	106
告别	109
鸡叫	114
黄叶	116
菜花	119
转移	121
吃菜根	123
看电视	125
记春节	128
楼居随笔	130
我的经部书	135
我的史部书	138
我的子部书	142
我的集部书	147
文事琐谈	153
故园消失	160
残瓷人	163
我的读书生活	165
野味读书	168
我的绿色书	171
秋凉偶记(三则)	173
文场亲历记摘抄	177
我和青年作家	180

第二辑

托尔斯泰·····	185
果戈理·····	188
契诃夫·····	192
《善阁室纪年》序·····	197
关于散文·····	199
谈柳宗元·····	204
《红楼梦》杂说·····	208
欧阳修的散文·····	211
与友人论传记·····	215
与友人论学习古文·····	220
文集自序·····	225
小说杂谈(一)·····	230
芸斋琐谈(节选)·····	243
谈读书·····	260
谈爱书·····	262
谈赠书·····	267
谈通俗文学·····	270
贾平凹散文集序·····	291
序的教训(《耕堂序跋》代序)·····	294
文林谈屑(节选)·····	297
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	302
谈笔记小说·····	309
谈读书记·····	313
散文的虚与实·····	319
小说杂谈(二)·····	323
《金瓶梅》杂说·····	333

文林谈屑·····	341
创作随想录·····	348
谈作家素质·····	350
谈头条·····	357
谈杂文·····	359
风烛庵杂记·····	363
风烛庵文学杂记·····	367
风烛庵文学杂记续抄·····	370
风烛庵文学杂记三抄·····	375
《无为集》后记·····	379
谈镜花水月(《芸斋小说》代后记)·····	382
庚午文学杂记(节选)·····	385
作家的文化·····	391

第一輯

采蒲台的苇

我到了白洋淀，第一个印象，是水养活了苇草，人们依靠苇生活。这里到处是苇，人和苇结合的是那么紧。人好像寄生在苇里的鸟儿，整天不停地在苇里穿来穿去。

我渐渐知道，苇也因为性质的软硬、坚固和脆弱，各有各的用途。其中，大白皮和大头栽因为色白、高大，多用来织小花边的炕席；正草因为有骨性，则多用来铺房、填房碱；白毛子只有漂亮的外形，却只能当柴烧；假皮织篮捉鱼用。

我来的早，淀里的凌还没有完全融化。苇子的根还埋在冰冷的泥里，看不见大苇形成的海。我走在淀边上，想象假如是五月，那会是苇的世界。

在村里是一垛垛打下来的苇，它们柔顺地在妇女们的手里翻动。远处的炮声还不断传来，人民的创伤并没有完全平复。关于苇塘，就不只是一种风景，它充满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血的记忆。如果单纯是苇，如果单纯是好看，那就不成为冀中的名胜。

这里的英雄事迹很多，不能一一记述。每一片苇塘，都有英雄的传说。敌人的炮火，曾经摧残它们，它们无数次被火烧光，人民的血液保持了它们的清白。

最后的苇出在采蒲台。一次，在采蒲台，十几个干部和全村男女被敌人包围。那是冬天，人们被围在冰上，面对着等待收割的大苇塘。

敌人要搜。干部们有的带着枪，认为是最后战斗流血的时候到来了。妇女们却偷偷地把怀里的孩子递过去，告诉他们把枪支插在孩子的裤裆里。搜查的时候，干部又顺手把孩子递给女人……十二个女人不约而同地这样做了。仇恨是一个，爱是一个，智慧是一个。

枪掩护过去了，闯过了一关。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从苇塘打苇回来，被敌人捉住。敌人问他：“你是八路？”“不是！”“你村里有干部？”“没有！”敌人砍断他半边脖子，又问：“你的八路？”他歪着头，血流在胸膛上，说：“不是！”“你村的八路大大的！”“没有！”

妇女们忍不住，她们一齐沙着嗓子喊：“没有！没有！”

敌人杀死他，他倒在冰上。血冻结了，血是坚定的，死是刚强！

“没有！没有！”

这声音将永远响在苇塘附近，永远响在白洋淀人民的耳朵旁边，甚至应该一代代传给我们的子孙。永远记住这两句简短有力的话吧！

1947年3月

张 秋 阁

一九四七年春天，冀中区的党组织号召发动大生产运动，各村都成立了生产委员会。

一过了正月十五，街上的锣鼓声音就渐渐稀少，地里的牛马多起来，人们忙着往地里送粪。

十九这天晚上，代耕队长曹蜜田，拿着一封信，到妇女生产组组长张秋阁家里去。秋阁的爹娘全死了，自从哥哥参军，她一个人带着小妹妹二格过日子。现在，她住在年前分得的地主曹老太的场院里。

曹蜜田到了门口，看见她还点着灯在屋里纺线，在窗口低头站了一会，才说：

“秋阁，开开门。”

“蜜田哥吗？”秋阁停了纺车，从炕上跳下来开开门，“开会呀？”

曹蜜田低头进去，坐在炕沿上，问：

“二格睡了？”

“睡了。”秋阁望着蜜田的脸色，“蜜田哥，你手里拿的是谁的信？”

“你哥哥的，”蜜田的眼湿了，“他作战牺牲了。”

“在哪里？”秋阁叫了一声把信拿过来，走到油灯前面去。她没有看信，她呆呆地站在小橱前面，望着那小小的跳动的灯火，流下泪来。

她趴在桌子上，痛哭一场，说：

“哥哥从小受苦，他的身子很单薄。”

“信上写着他作战很勇敢。”曹蜜田说，“我们从小好了一场，我想把他的尸首起回来，我是来和你商量。”

“那敢情好，可是谁能去呀？”秋阁说。

“去就是我去。”曹蜜田说，“叫村里出辆车，我去，我想五天也就回来了。”

“五天？村里眼下这样忙，”秋阁低着头，“你离得开？我看过一些时再说吧，人已经没有了，也不忙在这一时。”她用袖子擦擦眼泪，把灯剔亮一些，接着说，“爹娘苦了一辈子，没看见自己的房子地就死了，哥哥照看着我们实在不容易。眼看地也有得种，房也有得住，生活好些了，我们也长大了，他又去了。”

“他是为革命死的，我们不要难过，我们活着，该工作的还是工作，这才对得住他。”蜜田说。

“我明白。”秋阁说，“哥哥参军的那天，也是这么晚了，才从家里出发，临走的时候，我记得他也这么说过。”

“你们姐俩是困难的。”曹蜜田说，“信上说可以到县里领恤金粮。”

“什么恤金粮？”秋阁流着泪说，“我不去领，哥哥是自己报名参军的，他流血是为了咱们革命，不是为了换小米粮食。我能够生产。”

曹蜜田又劝说了几句，就走了。秋阁坐在纺车怀里，再也纺不成线，她望着灯火，一直到眼睛发花，什么也看不见，才睡下来。

第二天，她起得很早，把二格叫醒，姐俩到碾子上去推棒子，推好叫二格端回去，先点火添水，她顺路到郭忠的小店里去。

郭忠的老婆是个歪材。她原是街上一个赌棍的女儿，在旧年月，她父亲在街上开设一座大宝局，宝局一开，如同戏台，不光是赌钱的人来人往，就是那些供给赌徒们消耗的小买卖，也不知